

海上风物

放暑假

■夏斌文

少年时候的我最喜欢放暑假。因为暑假比寒假时间长,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场。每年放暑假我都有好去处,除了上海的叔叔和一个大娘舅以外,还有郊区的大姨妈,苏州的小姑妈和无锡的阿姨。

少年时,放暑假了妈妈会主动关心我:“放假准备去哪里玩?”因为是暑假,当然去青浦大姨妈家乡下玩咯。其实去姨妈家玩也是妈妈的意图,因为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些农副产品(蚕豆、黄豆、炒麦粉、麦片),还可以惬意惬意玩个够。大姨妈家有一个表弟,同岁,只比我小十几天。每次我去青浦乡下他总是陪伴我一起爬树捉知了和金乌虫,下河游水,摸螺蛳,还在河里光着屁股跟邻居的孩子们打水仗,互相泼水,泼得对方睁不开眼。玩累了,就跑到水缸边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几口,然后再到灶台上铲锅巴吃。或者泡炒麦粉吃。我们躺在草垛上休息,听大阿哥讲乡下头的鬼的故事。听着听着,慢慢的就瞌睡着了。

那时候什么都是计划供应。因此每次去乡下,妈妈总是将家里平时省下来的固本肥皂和草纸,还有白砂糖。让我带过去,然后回来的时候,姨妈又把乡下的蚕豆、黄豆、麦片、炒麦粉用洋面袋装满,让我背回来,舅舅到车站来接我。

每回在我将要结束乡下玩的日子里,姨夫和表弟总要安排一次到青浦街上和朱家角去白相一天的内

容。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那天一清早,姨夫就跟生产队里借好了一条买化肥的乌篷船。

这天,我们大家换上干净的衣服,姨妈还特别提醒,进城了,裤脚管不要卷起来,不要弄得像个乡下人,难看伐!我看看姨夫,头上戴个草帽,皮肤黑黝黝的。

我们上了船,姨夫和表弟轮流摇橹,约莫二支烟的功夫就到街上了。我们上了岸,走过小石桥,穿过潭咖路就到小街了。沿街两边的店铺充满了乡镇气息:布店、竹木器店、铁匠铺,有卖农具的,卖竹篮、扁担、锄头和铁锅;还有为数颇多的卖陶土瓷盆碗和水缸之类的店;偶尔看见一二家服装店和裁缝铺,还有挑担子卖蔬菜和活鱼的。我最关心的是街上的小吃店和饭馆。我们穿梭于人群之中,走马观花地欣赏了一遍热闹的街市,就闯进了一家小饭店,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八仙桌旁落座。姨夫摘下草帽,习惯地依靠着墙壁顺势而坐,还将一只脚脱了鞋翘在了板凳上面,表弟忙说:“嗲嗲,这里是城里头哦!”一句话提醒了姨夫。

我们要了两只菜,一只汤。红烧鲚鱼、白米虾和一只排骨豆腐鸡毛菜汤。乡下的小镇,餐馆里的饭菜都是用大碗大盘装,数量满满的足够三个男人用餐。吃好饭再带上一路上喝的水,我们就继续坐船到朱家角。当地人称呼朱家角叫做“角里”,在船上偶尔会碰见迎面驶来的船,假如认识,他们会放开嗓门主动打招呼:“到啊里去啊?”“侬到角里。”告诉对方,我们到朱家角。

朱家角古镇大约有千年的历史,早在宋元期间就已经形成小镇,镇内河港纵横九条长街沿河而伸。时过境迁,不知古镇依旧否?



红妆 ■应书华

岁月悠悠

聆听也是孝顺

■崔鹤同文

不知从何时起,爸爸变得爱唠叨起来。

按照约定,妹妹每周二、五都要来看望爸爸,顺便料理料理。我发现,每次妹妹来的那天,爸爸总显得喜笑颜开,特别高兴,因为他可以很随意地跟妹妹讲他的故事,他那过去的事情。不管是在择菜、做饭,还是在洗锅刷碗时,爸爸总是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,讲得有声有色,是那么层次分明,有条有理,完全不像个已经92岁的耄耋老人。有的故事他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了,可能他自以为很经典,又颠三倒四地讲。这时,妹妹会细声细语地提醒他:“爸爸,这个你上次已经讲过了。”这时,爸爸会说:“你别打岔呀,上次有的地方交待得不清楚。”于是又接着喋喋不休。

还好,凡是妹妹来的时候,爸爸总是把她当着热心的听众,缠着她说不完。当然,说到兴起,他也会扭过头来对我说:“鹤同,你也过来听听。”当我手头正忙时,我会嘴里“噢”一声,身子却没动弹。爸爸也不在意,仍然说他的,因为妹妹在他身边听着。这时,我心里暗自欢喜。

一个晚上,爸爸坐在床头正准备入睡,不知道想起来要说一个什么故事,便对我说:“鹤同,你过来。”我说,你说吧,爸,我听到。因为这时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,而且我离爸爸的床头也只四、五米远,于是坐着没挪窝。

“你过来!你忙什么忙啊,在电脑上扒金子哪!”爸爸气不打一处来。也许是爸爸耳朵有点背,以为我也听不清他说什么,也许他认为我对他不够尊重,于是发火了。我赶紧坐到他的床边,洗耳恭听。

这时,我不由得想起十多年前的情形。

那是1999年的秋天。那时我在苏北建湖上班,爸爸生肺炎住院我请假来沪照料。那天妹妹在医院陪夜,我便在家陪母亲。那是一个

美丽的夜晚。金风送爽,月光如水,树影婆娑,宁静而又温馨。我和母亲并排坐在阳台上,母亲很开心,她讲了很多往事。讲她如何11岁就去纱厂当童工,在日本轰炸上海时如何死里逃生;讲她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响应国家号召,主动辞职回家,又如何搞好里弄食堂;讲她老房子拆迁前半个多世纪,如何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,现在各奔东西仍然十分怀念……妈妈讲了很多,也很兴奋。这些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,原来没有文化的母亲那么坚强而又善良,又是那么世事洞明、善于言表。看得出,母亲是那么开心,甚至有些喜不自胜。也是,小时我离开父母,在苏北老家随叔父读书,后来小学毕业到上海,念到高中毕业又支边去了新疆,从记事起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多不过六、七年,自然也很少有机会与他们促膝长谈了。

谁料想,2000年农历3月初九,我83岁的母亲不幸患脑血栓突然离开了我们。想起,半年前,母亲与我唯一的一次谈心,不禁潸然泪下。

想到这些,后来,每当爸爸要给我说什么,哪怕是些陈谷子烂芝麻之类的老生常谈,哪怕是我有多么要紧的事要做,我都会立即停下来,听他说,听他讲。

细细想来,人生苦短,转眼百年。父母年纪大了,尤其到垂暮之年,他们手脚不便,耳目不灵,活动能力小了,与外界的联系少了,有些甚至儿女离开,蜗居空巢,更显孤寂难耐。这时,儿女便成了他们唯一可企盼、可倾诉的对象。他们的诉说可能琐碎、重复,甚至是些完全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,但这是他们排除寂寞,渲泄情感的最好方式,也是对儿女的信赖和亲情的传递。世事多变,生命脆弱,无论你是否一贫如洗,还是腰缠万贯,无论你是否无所事事,还是日理万机,你都要抽出时间,和父母说说话,拉拉家常。

百善孝为先。善于聆听,也是一种孝顺。

诗抒胸臆

我和我的祖国

■应书华

小时候,爱国悄悄萌芽,特别羡慕军委的挺拔,总爱挎着玩具枪喊冲啊!

上学后,徜徉学海无涯,仰慕五千年灿烂文化,临摹壮丽河山美如画。

年少时,激情伴随芳华,为国足出线喊到沙哑,为中奥申博成功牵挂。

工作后,紧跟时代步伐,目睹经济全球一体化,祖国繁荣昌盛日益强大。

科创打头阵谱写新规划,桥路车港网辛勤把汗洒。把好绿色关春泥更护花,人人同参与复兴必可达。

双创促升级月月有变化,三区一基地改革再出发。两新助发展共谱新诗画,睦邻暖人心连结你我他。

一五口中国一瓦顶成家,凝心聚力方可聚沙成塔。撸袖加油才能不负韶华,待到丰收时把酒话桑麻。

夜听琵琶曲《踏古》

■冯如

暮春心事谁翻折?
瀑落寒潭奏急弦。

破寂云开青巷里,
思人风驻白帆边。

流九润走琉璃瓦,
惊鹭冲飞花雨天。

百绕柔肠湘泪下,
忍看吹绿一年年。